

洞天清祿集一局

宋趙希鵠

唐張彥遠作聞居受用至首載齋閣應用而傍及醯醢脯羞之屬噫是乃大老姥總督米鹽細務者之爲謂誰君子受用如斯而已乎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而風雨憂愁輒若三分之二其間得聞者纔一分耳况知之而能享用者又百之一二於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爲受用殊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嗚見前輩諸老先生多畜法書



名匣古琴舊硯良以是也明自淨几羅列布置篆香
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人妙迹以觀鳥篆蝸書
竒峯遠水摩挲鍾鼎親見商周端研湧巖泉焦桐鳴
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所謂清福孰有踰此
者乎是境也閨闈瑤池未必是周人鮮知之良可悲
也會故余梓苦古琴硯古鍾鼎而次几十門辨訂是
否以貽清脩好古塵外之客名曰洞天清祿若香茶
紅墨之屬旣譜載而已謬誤者茲不復贅觀者宜自
求之開封趙希鵠序

古琴辨

新文 古琴以斷殺爲證琴不歷五百歲不斷愈久
則斷愈多斷有數等有蛇腹斷有紋橫截琴向相去
或寸或一寸節節相似蛇腹下紋有細紋斷如髮千
百條亦停勻多在琴之兩傍而近岳處則無之又有
面與底皆斷者又有梅花斷其紋如梅花頭此非千
餘載不能有也蓋漆器無斷紋而琴獨有之者蓋他
器用布漆琴則不用他器安間而琴日夜爲絃所激
又歲久桐腐而漆相離破斷文隱處雖腐磨礪至再

重加光漆其紋愈見然真斷紋如劍鋒偽則否

偽斷紋

偽作者用信州簿連緇先漆一層於上加灰紐斷則有紋或於冬日以猛火烘琴極熱用雪罨之激裂或用小刀刻畫以上雖可眩俗眼然決無劍鋒亦易辨

古琴樣制

古琴惟夫子列子二樣若太古琴或以一段木爲之並無肩脊惟加岳亦無焦尾安焦尾處則橫嵌堅宋以承絃而夫子列子樣亦皆肩垂而潤非若今聳而

狹也惟此二樣乃合古制近世雲和樣於岳之外刻作雲頭捲而不通身如罇狀或以夫子樣周徧皆作竹節形名竹節樣其異樣不一皆非古制又於第四弦下安徽以求異日此外國琴尤可笑也

古琴陰陽材

古琴陰陽材者蓋桐木面仄日照者爲仄不面日者爲陰謂如不信但取所舊桐木置水上陽面浮陰面沉雖返復之再三不易也更有一驗古今琴士所未曾言陽材琴旦濁而暮清暗濁而雨清陰材琴且清

而莫濁暗清而雨濁此乃靈物與造化同機絨非他物比

取古材造琴

取古琴艱得迫於精金美玉得古材命良工旋製之斯可矣自昔論擇材者曰紙甌水槽木魚鼓腔敗棺舌梁柱棟桶然染柱恐爲重物壓損紋理敗棺少用桐木絃甌水槽患其薄而受溼氣太多惟木魚鼓腔晨夕鍾鼓爲金聲所入量爲良材然亦有敲損之患別有擇材往監今陳述之音吳錢忠懿王能琴遣使

以廉訪爲名而實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宿山寺聞瀑布聲止在簷外晨起視之瀑布下涼石處正對一屋柱而在且向日私念日若是桐木則良琴在是矣以刀削之果桐也卽賂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馳驛以聞乞候一年斷之旣獻成忠懿一曰洗凡二曰清絕遂爲曠代之寶後錢氏納上太宗朝二琴歸御府南渡初流轉至雪川葉夢得上之此乃擇材之良法大拉桐材旣堅又歷千餘年木液已盡變多得風日吹曝之金石水聲感入之所處在空曠清幽蕭散

之地而不聞塵凡喧雜之聲取以制琴烏得不與造化同妙以此觀之安琴之室亦當如是不宜此塵穢婦人喧雜之地也

擇琴不必泥名

今人見琴池沼中有雷文張越家使以爲至寶殊不知雷張皆開元天寶時人去今能幾何若得古材依法留心斷之雷張未必遇也惟求其是而已矣

製琴不需用俗工

工人供斤削之後若繩墨寸厚薄尺方圓必善琴高士主之仍不得促辨每一事如槽腹琴面之類一事必方治一事必相度審思之旣斷削去則不可復增度造一琴并漆必三月或半年方辨合底面必用膠漆如皮緝厚合記置琴於車上橫厚木於車下央卓以篾紋縛之依法匣訖候一月方解底灰雜以金銅細屑或磁器屑簿如連紙候極乾再上一次面灰用極細骨灰如薄連紙正一上並一月方乾面上糙漆僅取遮灰光漆糙底灰漆差厚無害又微者繩也準繩墨以定聲尤宜留意豈俗工所能哉若製造之法

諸琴書備載宜擇其善參用之

製琴不必求奇

湖南有范氏曾守土號范連州自能斷琴今有一琴在折彥實參政家其琴面乃用方二三寸許小桐木片以膠漆湊成之名曰百納彈之則與尋常低下琴無異此何益哉木不成段聲必不應又爲漆所礙其窒塞可知祈氏至今寶之在可矣今人或以琴材短不及式自岳之外別用桐木接之亦不可也

古琴也

古琴漆色歷年既久漆光退盡惟黯黯如海船所貨烏木此最奇古而或者以其無光磨而再漆之不惟損失古意且滯琴之聲此大戒也

純陽琴

底面俱用桐謂之純陽琴無此製近世爲之取其暮夜陰雨之際聲不沉然必不能達遠蓋聲不實也

擇琴底

今人多面不擇底縱依法製之琴琴亦不清蓋面以取聲底以匱聲底木不堅聲必散逸法當取五七百

年蘄梓木鋸開以指甲掐之堅不可入者方是

桐木不宜太鬆

桐木太鬆而理踈琴聲多泛宜擇堅實而文理條條如絲線密條達不邪曲者此十分良材亦不掐不入爲奇其掐得入者而麓踈柔晚多是花桐乃合用作漆器胎素者非梧桐也今人多語用之

桐木紫色

桐木年久木液去盡紫色透裏全無白色更加細密萬金良材

燠曝琴材

古人以桐梓木久浸水中又取以懸竈上或吹曝以風日百種用意中不如自然蓋者萬物在天地間必歷年多然後受陰陽氣足而成材之沒壯而衰衰而老老而死陰陽之氣去盡然後返本還元復與大虛同體其奇好處乃與造化同功此豈人力所能致哉豈吹曝所能成哉

桐木多等

有梧桐生子如簞箕有花栓春來開花如玉簪而微

紅號拆桐花有纓其實桐堪以醮油刺桐其木徧身皆生刺如釘堪作梁柱四種之中當用梧桐詩曰椅桐梓漆爰代琴瑟書曰椅木梓實而桐安卽今花桐也花桐之實正類梓實桐卽今梧桐也二者雖皆可爲琴而梧桐理疏以堅花桐柔而堅則梧桐勝於花桐明矣今取舊材但知輕者爲桐而不知堅輕者爲梧桐毋恠乎滿天下無良琴何也俚諺曰新爲桐舊爲桐蓋指言梧桐者也

梓木多等

有揪梓鋸開色微紫黑用以爲琴底者也有黃必梓其理正類楮木而極細黃白不堪若作器用難汚非琴材漆木亦類梓蓋取其漆液堅凝古人亦以爲琴底須不經取漆以老大者方可用

琴腹 製琴腹至安鳳足處須小沱之過足則腹寬之蓋聲遇阨則不直達過阨寬則腹悠揚而出所以韻長乃唐雷文祕法此論琴腹橫廣也面底皆然於阨處穿鑿足琴足 琴是宜用棗心廣楊或烏木蓋取其堅實足之下須令平如錢切忌尖與凹足之柄

與琴之鑿必小大相當毋差毫釐若柄小而以紙副之琴聲必泛岳韌焦尾用亦宜此三等木功不可以金玉屏象爲飾多誨盜併爲琴害矣

雷張槽腹法

雷張製槽腹有妙訣於琴底悉窪微今如仰尾蓋謂龍池鳳沼之竅微今有否餘悉窪之正如今銅錢皆穿眼處有錢凸起今聲有關閉既取其面底者如瓦相今而池沼者也之否又關閉不直達故聲有所匱而不散豈論琴腹堅深也余嘗現畢文問公張越琴於池沼間以指深之果如此

琴受生氣

古之愛琴者歿則戒子係藏之冢間或有用石匣者復出而爲世用多是聲沉闇闇然蓋以受生氣經氣勝耳法當用大甌蒸之以去溫氣一蒸未透再多蒸之於風日處拄眼經月聲復矣

浦江古琴

婺女浦江一士大夫家發地得長大有斷紋紹興間敵之御府爲巨璫所阻曰此墟墓中物豈宜進御遂

給還其家至金寶之雖聲帶濁以而作廣陵等大曲
彈愈久而聲方出此琴若用前蒸曝法當無比矣

琴面有穿孔

南昌一士家有古琴面上有三穿孔皆不當弦不礙
聲號曰玲瓏玉有達官以千緡足市之而去紹興諸
暨一士大夫家有一穿既亦不當弦今轉疑它處

琴按 琴按須作維摩樣庶按脚不碍人膝連面二
尺八寸可入膝於按下西身向前宜石面爲第一次
用堅不厚爲面再三加灰漆亦厚四脚令壯更平不

假估板則於石按無異永州按石按面固佳然太薄
板須厚一寸半許乃佳若用水面須二寸以上若得
大栢大棗木不合膠以用漆合之尤妙又見今人作
琴卓僅用一琴須潤容四琴長過琴三之一試以按
較琴聲便可見琴按上切不可置香爐雜物於前吳
自強雲山集按面作小小槽不必是也

琴室 前輩或理瓮於地鳴琴此說恐妄傳彈琴之
室宜實不宜虛最宜重樓之下蓋上有樓板則聲不
散其下空曠清幽則聲透徹若高堂大廈則聲散小

閣密室則聲不達園有亭謝尤非所宜若幽人逸士
於高林大木或巖洞石室之下清曠地幽境亦更有
泉石之勝則琴聲愈清與廣寒殿何異

掛琴 掛琴不宜着壁有土氣維紙糊格及漆格上
當風處爲妙然須無人往來小兒婦女猶犬所不到
處當掛時加袋以障塵匣之則去袋蓋袋能引溼氣
梅月須早入匣以厚紙糊縫安樓上陰涼處琴匣之
制須低矮窄小僅可容此琴蓋今容受子口仍釘絃
加鎖若令童僕抱琴以橫抱多前遇物觸禿雲牙不
若如代上作大攀豎背看後則不損然攀須緊不可
寬

露下彈琴

露下彈琴而聲不乏蓋揚材也若鍾鳴雞唱霜清月
皎以陽琴鼓之聲更清徹陰則不然

彈琴盥手

未彈琴先盥手手澤能膩弦損聲夏月尤甚惟早晚
差涼宜弄琴止午炎熱非惟汗污天氣太燥亦難爲
弦若陰涼處無害

焚香彈琴

惟取清香而烟少者若濃烟撲鼻大敗佳興當用水
沉蓬萊忌用龍誕馬糝几男女態香

對花彈琴

彈琴對花惟巖江海茉莉荼縻薝蔔等香清而色不
艷者方妙若妖紅艷紫非所宜也

對月彈琴

夜深人靜月明當軒香爇水沉曲彈古調此與羲皇
上人何異但須在一更後三更前蓋初更人聲未寂

三更則人倦欲眠矣

彈琴舞鶴

彈琴舞鶴鶴來必能舞觀者關然彈者心不專此與
觀優何異誠非君子之事

臨水彈琴

湍流瀑布凡水之有聲皆不宜彈琴惟澄淨池沼近
在軒窓或在竹邊林下雅宜對之微風洒然游魚出
聽其自樂無涯也

膝上橫琴

春秋二候氣而和清人亦中夜多醒月色臨窓披衣
跌生橫琴膝上時作小操然須指法精熟方可爲此
蚌徽 蚌古人所以不用金玉而貴蚌徽者蓋蚌有
光采得月光相射則愈煥叢了然分明此正爲對月
膝上橫琴設若金玉則否今人少知此理然當用海
中產珠蚌它蚌無甚光采

道人彈琴

道人彈琴琴不清俗人彈琴琴不濁亦濁而况婦人
女子倡優不賤乎

古硯辨

世之論硯者多用歙石未知有端殊不知歷代以來
皆用端溪至南唐李主時端溪舊坑已竭故不得已
而取其次歙乃端之次其失一也近時好事者作硯
譜推分端溪上中下三巖而不知下巖惟有舊坑魚
新坑上中二巖則皆有新舊坑於歙亦然其失二世
也之論端溪者惟貴紫色而不知下巖舊坑惟有漆
墨清色花二種初未嘗紫色無它未曾覩古研者其
夫三余慮世人貴耳鑒而無心賞故述古研辨惟說

端歛二溪而不它及蓋它石背不及端歛或強以研
寧不羞見墨客鄉乎是說非老於用研者其孰能知
之

端溪下巖舊坑

端溪下巖舊坑卵石黑如漆細潤如玉之無聲磨亦
無聲有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挑星斗異形名屋
水底須千夫堰水汲盡深數丈篝火下槌深入穴中
方得之此巖南唐時已難得至渡曆間坑竭下巖舊
坑又一種卵石去臆方得材色青黑細如玉有花點
如筋頭大其點別是碧玉青瑩與研質不同唐吳淑
研賦所謂點滴青花是也故名青花子石今訛爲青
花紫石李長吉詩已訛作紫字其實未嘗紫也青黑
之中或有白點如粟排星斗異象水涇方見扣之無
聲磨墨亦無聲此品南唐詩已難得慶曆間坑竭已
上二品久用鋒銳愈出不退鈍不假磨礮下巖上有
一坑出此二種石別無新坑所謂新坑蓋元坑已盡
而別開一坑下巖則否

端溪中巖舊坑新坑

端溪中巖舊坑石色紫如新嬾肝細潤如玉有眼小如綠豆粒純綠色而無暈或有綠條紋或白條紋如線蓋堅而圓者爲眼橫而長者爲條紋爲種亦是外石外有黃臙包絡扣之無甚聲磨墨亦無聲久用絳芒不退不假磨礧今此坑最之亦竭

中巖新坑色淡紫眼如鴿眼大重暈而緊小其中如腫人狀石老者扣之有聲嫩者無甚磨墨則微有聲石有枯澗澗者雖難得然久用則絳退之必假磨礧今此品艱得遂爲希奇之豎百研之中見一二耳世人見其希有又曰未曾見古研遂目此爲下巖舊坑不知此去下巖已低三等矣

端溪上巖舊坑新坑

端溪上巖新舊坑皆色灰紫而麓燥眼大如雉雞眼扣之瑤然磨墨相拒如鋸聲久則用絳乏光如鏡面不堪用然舊坑差勝新坑今士夫所言多此品

它處石類端溪而非者

一種石潔石出九溪潔溪表淡青裏深紫而帶紅有極細澗者然以之磨墨則木塞而不鬆快愈用愈光

而頑硬如鍾面間有金線或黃脉直截如界行行相
間者號紫袍金帶高宗朝戚里吳錡曾以進鄉不稱
指一種辰沅州黑石色深黑質麓燥或微有小眼黯
不分明今又不知往往稱烏黑端相去天淵矣端溪
民負敗者多市沅研礫而歸客刻作端溪樣以眩人
南士大夫被獲重價若辰况人有鐫刻者則大雕篆
或作荷蓮水波犀牛龜魚八角六花等樣藻飾異常
雖極工巧而材不堪用此亦辨辰沅研之一法

歙溪龍虎舊坑新坑

歙溪龍虎舊坑色淡青色湛如秋水竝無紋以水溼
之微似紫乾則店細閱如玉發墨如汎油並無聲久
用不退鋒或有隱隱白紋成山水星斗雲月異象水
溼則見軋則否此亦是卵石則難得大者極不過四
五寸多作月研就其材也若有純黑如角者東坡最
貴重此品今得之亦貴重不減端溪下巖然龍尾舊
坑雖極細猶微澁黑端溪下巖則真如鐵盤塌蠟矣
以此爲辨南唐時方開龍尾舊坑今已無之新坑色
亦青黑無紋而麓燥礪墨退筆久用則鈍乏有極大

盈三尺者

歙溪羅紋刷絲金銀間

刷絲肩子四品新舊坑

四品舊坑並青黑色紋細而貞潤如玉羅紋真如極細羅刷絲如髮密肩子如甲痕或如蚕大金銀間絲亦細密久用不退縫磨墨無聲無潤大者然皆次於龍尾舊坑亦無唐時開坑今已無如得知貴重不減龍尾舊坑四品新坑並紋麓而貞枯燥且不堅肩子大者或長二三寸刷絲每條相去一二分羅文如茯紋拒木如鋸久用退之光硬大者盈一二尺

金星舊坑新坑

金星新舊坑並麓燥青色雖金星滿面然礪墨退筆久用退之者盈尺別有一種黑石金星姿質亞端溪下巖漆黑石乃是萬州懸金岬金星石色漆黑細如潤玉隱隱金星水涇則見乾則否發墨如汎油無聲久用不退之非歙也今萬岬亦已取盡如得之不減端溪下巖

銀星舊坑新坑

銀星新舊坑並粗燥淡青黑色有星處不堪磨墨工人多則取之置其星於外謂之銀星墻壁拒墨如錫久用退乏如鏡面大者盈尺

洮河綠石研

除端歛二石外惟洮河綠石北方最貴重綠如藍潤如玉發黑不減端溪下巖然石在臨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爲無價之寶者舊相傳雖知有洮研然自所未睹今或綠石研名爲洮者多是潔石之表或長沙谷山石潔石潤而光不受墨堪作砥礪

耳

黑玉研

荆襄鄂渚之間有團塊黑玉璞正與端溪下巖黑卵石同而堅縝過之正堪作研雅不如器出光留其鋒耳但黑中有白玉相間甚者濶寸許玉石爲之間玉瑪瑙其白處人極堅恐硬墨若用純墨處爲研當在端溪下巖之處龍尾舊坑之上

研匣 研匣不當用五金蓋食乃金之所自出金爲石之精華子母同處則子盜母氣反能燥石而又誨

盜法當用佳漆爲之研雖低匣蓋必今高寸許方雅
觀然只用琴光素漆切忌用細花犀皮之屬四角須
用布令極牢不用紗匣取其容研而周圍寬三紙或
作皂絹襯尤妙金人於匣底作小坑小竅容指指本
以之出研而多泄潤氣令匣稍寬不可留竅或有墨
汁流下多汗几案又或匣底之下作豹脚取其可入
手指以移重研此又非所宜蓋研實則易發墨虛則
否古故人作研多實其跌又如以絝褥正爲是也

古鍾鼎彝器辨

三代制 夏尚忠商質尚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
質表文無周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
器獨不然余嘗見夏周戈於銅上相簾以金其細如
髮夏器大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竅以其刻畫處
成凹也相歎今俗訛爲商歎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
相

水土傳世三等古銅器

銅器入土牛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于沒稍淡午後
乘陰氣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

自然或有斧鑿痕則偽也銅氣踈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合人皆以此二器體輕者爲古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叁分之一或減半氣小而薄者銅性爲水土蒸淘易盡至有鋤繫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徹骨或其中有一線紅色如丹

尚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入水土惟流傳人間色紫褐而有朱砂班某者其班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煮之良久班愈見偽者以漆調朱爲之易辨也

銅腥 三等古銅並無腥氣惟上古新出土尚帶土氣久則否若爲假者執摩手心以擦手之銅腥觸鼻可畏

識文 夏用鳥跡篆商則虫魚周以虫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隸晉宗以來用楷書唐秦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姬囊字其字凹入也漢以未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有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禱陽識易爲決非三代物也

款紋 款識篆字以紀功所謂名書鍾鼎款乃花紋

以易識古器欵居外而凸識外居內而凹夏用器有欵有識商氣多無欵有識

欵識真偽

古人作事必精緻工人預四民之烈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器疑必細如髮而面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識文筆畫宛宛如仰瓦而深峻大小深淺一如亦明爭分曉無纖毫模糊此盖用銅知精者並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二也不吝工夫非也朝夕所爲三也今設有古器欵稍模糊必是偽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

蠟模 古者鑄器必先用蠟爲模如此器樣又加欵識刻畫然後以小桶加大而略寬入模於桶中其桶底之縫微今有絲線漏處以澄泥和水如薄摩旦澆之候乾再澆必令用足遮護訖解桶縛去桶板急以細黃土多用鹽并紙筋固濟於元澄泥之外更加黃上二寸留竅中以銅計瀉入然一鑄未必成此所以爲之貴也

包容器

句容器非古物蓋自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輕薄漆黑款細雖可愛要非古溪戚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見天寶時大鳳環北極品也

偽古銅器

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卽今磨鏡藥是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今勻然後以醞醋細研砂不筆蘸勻上候如蠟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卽成蠟茶色候如漆急入新水浸成漆色浸稍緩卽變色矣若不入水則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烏水銀所墮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關不能逃識之見

古銅瓶鉢養花果

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以謝遲或謝則就瓶結實若水秀傳世古則否陶氣入土千年亦然

古銅器靈異

古銅器多能壁異崇人家宜畜之蓋山精水魅之能

爲崇以歷年耳三代鍾鼎彝器歷年又週之所以能
辟之范文正公家有古銅皆具十二時如博棊子每
至此時則其博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有士人家十
二時鍾能應時自鳴非古器之靈異乎

古印章

古人居官者必佩印以帶穿之故印鼻上有宀或有
銅環相綰漢印多用立字不用擘窠篆止移篆畫停
勻故左有三字者右有二字或左二字右三字者其
四字印則畫多者占地多小者占地少五代以前尚
如此今則否

古器識文

古人惟鍾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盂寫或有則
識它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爲非古但辨其體質
款紋顏色臭味足矣

刁斗

字書曰刁斗以行軍畫吹夕繫今世所見古刁斗柄
長尺四五寸其斗僅可容勺合如此則恐非炊爨繫
之則可此物乃王莽時鑄威斗厭勝家所用耳或於

上刻二師將軍字及其它官號元表其偽大低刁斗如世所用有柄銚子宜可炊一人食卽古之刁字刁訛爲銚字尔字書以銚爲田器不言可知也若鑊斗亦如今有柄銚子而加三足予曾見之辨其質與色真三代物盖刁鑊皆有柄故皆謂之斗刁無足而鑊有足亦又字書以鑊爲濕器盖古以鼎烹大鼎則卒難至熟故温已烹之冷物一二人食則用鑊余所見者正然

鼎大小

予猶及見漢館陶侯鼎可容今三斗則三代可知矣然近世所存古鼎或有容一升半升者考其款識則真古物也亦爲之辨鼎乃大烹之器豈尔邪此盖古之祭器名曰從彘曰從則其器不一盖以貯已熟之物以祭宗廟象鼎之器形而實非鼎也猶今之食器亦有象銚銚金者凡曰鬲曰匜曰甗曰尊其形有甚小者皆然故小尊或識曰寶尊彘

香爐 古以蕭艾達神明而不焚香故魚香香爐今所用香爐皆以古人宗廟祭器爲之爵爐則古之爵

後視爐則古之螭足頭香毬則古之檜其等不一或有新鑄而象古爲之者惟博山爐乃漢太子宫所用香爐之制始於此亦有僞者當以物色辯之

古器不知名

餘姚一達官家有古銅盆大如火爐而週迴有十二環婺州烏鋪嶺人家拙得古銅盆而兩環在腹下足知上此二器文字所不載或以環低者爲古歌器追蠡 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以追蠡趙岐注以追爲鍾紐於義未安者追琢也詩云追琢其章今畫家滴粉今凸起猶爲之追粉所爲追蠡蓋古銅器欵紋追起處浸滅也趙氏釋蠡爲絕亦非絕蓋剝蝕也今人亦以器約用久而剝蝕者爲蠡

春陵家古鏡

道州民於春陵侯冢得一古鏡於背上作菱花四朶極精巧其鏡面背用水銀卽今所謂磨鏡藥也鏡色畧昏而不黑並無青綠及剝蝕處此乃兩漢時物入土千年其質並未變信知古銅器有青綠綠蝕者非三代時物無此也

晉冢古器

或傳嶧縣舍僧治地得磚上有水和合字及得銅器
如今香爐而有蓋蓋上仰三足如小竹箇空而透上
箇筒端各有一飛鶴爐下亦是別有銅盤承之

惟石辯

惟石小而起峯多有巖岫聳秀嶺歎之狀可登几案
觀玩亦奇物也其等有靈壁英山石道石融石川石
桂石川邵石大湖石與其它離出亦多等今列于后
靈壁 靈壁石山鋒州靈壁縣其石不 山谷深

山中掘之乃見色如漆間有細白紋如玉然不起峯
亦無巖岫佳者如蘊蓄或如卧午如蟠螭扣之聲清
越如金玉和刀刮之畧不動此必能收香齋閣中有
之香雲終日盤旋不散不取其有峯也偽者多以太
湖石染色爲之蓋太湖石亦微有聲亦有白脉然以
利刮之則成屑

英石 英州出此石如銅鑛聲亦銅倒懸生巖下以
錫取之故有底有錫痕大者或長七八尺起峯至二
三寸亦凡格奇玩然色潤者可愛枯燥者不足貴也

道石 道州石亦起峯可愛但石粗又枯燥之甚耳
體脆不任衝撞

融石 融州老君洞所出亦起峯粗燥體脆又甚於
道州石

川石 奇聳高大可愛然多人力雕刻後置急水中
舂撞之其色枯燥

桂川石 靜江府所出雖出自然而石粗色不住或
有玲瓏者雅宜置之花檻中它無用也

邵石 寶慶府所出色黑多以作博棊子或刻作筆
架並無自然峰巒

太湖石 出平江太湖上人取大材或高一二丈者
先雕刻置急水中舂撞之久如天成或用烟薰或染
之色亦能黑微有聲宜作假山

恠石有水自出

紹共一士夫家有異石起峯峯之趾有一穴中有水
應朝自生以之供研滴嘉定間越師以重得之

東坡小有洞天

東坡小有洞天石石下作一座子座中藏香爐引數

竅正對巖岫問每焚香則烟雲滿岫今在豫章隄山
谷家其家珍重嘗於告身同置一篋

研屏辯

山谷烏石屏

古有研屏或銘硯多携於硯之底與側自東坡山谷
始作硯屏既勒銘於硯又刻於屏表而出之山谷有
烏石硯銘屏今在婺州義烏一士夫家用南康軍烏
石蓋烏石堅耐他石不可用也

宣和玉屏

洪景盧夷堅志去一士夫赴官就道其子婦方懷妊
轎夫顛仆而半產乃翁呼轎夫欲治之夫曰逗曉不
辨道路烏一石所碍翁不信親往視之遍濶微吐玉
良璞也携詣玉工解作三片青質白章成山林雲月
飛鳥像歷歷分明自取其二以一謝工工治作屏因
貴璫以獻玉府惜其無對召工問之工具以士大姓
名對被旨以重賞宣取揍成三屏置之玉虛殿

永州石屏

永州祁陽石雖成紋然景藂雜不清遠人多刻畫以

成以手摸之凸凹可驗間有自然者不甚佳

蜀中松林石

蜀中有石解開自然有小松形或三五十株行列成
逕插画所不及又松止高二寸正堪作硯屏屏之式
止須連腔脚高尺一二寸許方與蓋小研相稱若高
大非所宜其腔宜用黑漆并烏木不宜用細花屏皮
之屬画屏取名回極低小者嵌屏腔亦佳但難得耳
古人但多留意作阮画大小如盃者亦宜嵌皆苟非
名筆則不可或用古人黑跡亦妙

筆格辯 玉筆格

惟黑白琅玕三種玉可用須鐫刻象山峯聳秀而不
俗方可或碾作蛟螭尤佳寧見一士家用玉作二小
兒交臂作劇面面頭黑而衣紅脚復白以之格筆奇
絕或以小株珊瑚爲之以其有被可以爲格也

銅筆格

銅筆格須奇古者爲上然古人少曾用筆格今所見
銅鑄盤螭形圓而中空者乃古人鎮紙非筆格也

石筆格

靈辟英石自然成山形者可用於石十作小漆木座
高半寸許奇雅可愛

筆格 象牙烏木作小按面上坑四窠不知座子洗
筆加答訖倒插按上水流向下不損爛筆心

水滴辯

晉人水盂

余嘗見長沙同官有小銅器形如桶可容令一合號
右軍研水盂其底內有水和字此必晉人貯水以添
研池者也古人無水滴景起則磨墨計盈研池以供
一日用墨盡後磨故有水盂

銅水滴

銅性猛烈貯水久則有臭多脆筆毫又滴上有孔受
塵水所以不清故銅器不可用金銀錫者尤猥俗今
所見銅犀牛天祿蟾蜍之屬口皆小盂者皆古人之
貯油點燈今人誤以爲水滴耳止堪作几按玩具

玉杯水滴

靈白玉或瑳子玉者其色既白若水稍有泥淀及塵
汙立見而換之此物正堪作水滴上加綠漆荷葉蓋

蓋之蓋側作小穴以小狗柄嵌穴中永無塵入若甯
中作滴子則塵必入加無玉器用古真完小磁盃爲
貯水亦佳

古翰墨真跡辯

南北紙

北紙用橫簾造紙紋必橫又其質鬆而厚謂之側理
紙桓溫問王右軍求側理紙是也南紙用豎簾紋必
豎若二三真迹多是會稽豎紋竹紙晉蓋東晉南渡
後艱得此紙又右軍父子多在會稽故也其經止
高令一尺許而長尺有半蓋晉人所用大率如此驗
之蘭亭押縫可見

建安帖真跡

王氏所傳藏右軍建安帖真迹今在長淵士夫家其
帖本云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樞至胡世將會以
此帖勒子豫章其建安靈樞字提起別作一行蓋古
人簡帖寫至他人事或稱尊長者舊處皆如今人同
提空此常禮也予屢見硬黃倣書亦然今長沙所見
建安二字乃與羲之報字相連而不提空豈有碑提

空而真迹反不提空者此乃榻淳化閣帖鴈作無
蓋太宗廟朝刻淳化閣帖乃待書待詔王著摹勒小
人不學故於古人提空處皆聯屬之此猶可也至於
蟲鼠侵蝕與字之漫滅者皆不空缺而強聯之故多
讀不成鬻書者多以故蝕沒計染贗迹又以墨雜朱
作偽印章令紐閣殊不知塵水浸未裏俱透若自然
舊者其表故色其裏必斯微揭視之則見矣古人印
章必用上等朱譬如古畫着色愈久愈新初未嘗昏
闇也

硬黃紙

硬黃紙唐人用以書經染以黃蘗取辟露以其紙加
漿澤瑩而滑故善書者多取以作字今世所有二主
真迹或用破黃皆唐人做書非真迹

顏曾公真迹

顏曾公之後寓居水嘉好事者守郡聞其家有曾公
真迹一笥有獄事羅識之而擇其尤者摹邵齋篋書
遂歸泉南好事者晚年卜居武夷之下以聲妓自隨
一夕暴雨洪水發漂所居無踪跡其人暴尸溪側篋

不知所在

宋朝名賢書

朝中名賢書惟蔡蒲陽蘇許公易簡蘇東坡黃山谷蘇子美秦淮海李龍眠米南宮吳練博傳明王逸老皆比肩古人甫陽典重有法度許公無愧楊法華東坡艸聖得意咄咄逼顏魯公山谷乃懸脫書深得蘭亭風韻然行不及真艸不及行子美乃許公之孫自有家法艸聖可亞張長史淮海專學鍾王小楷姿媚道勤可愛龍眠於規矩中時飄逸綽有晉人風度南宮本學顏自成家於則掠拿趨循古法度一無筆妄作練唐深入太令之室時作鍾體逸老殆欲欺陵懷素或烏過矣

古今石刻辯

北碑紙

北紙用橫簾其質鬆而厚不堪滲墨而墨拂之如薄雲之過青天猶隱隱見紙自處也凡北碑皆然且不用油蠟可見

北墨 北墨多用松烟故色青黑更紅蒸潤則愈青

矣南碑用油烟故墨純黑且有油蠟可辯碑文今覺墨皆如此

邠府珍藏

徽宗邠府所儲書其前必有邠筆金書小楷標題後有宣和王猷邠寶淳祐王寅於臨安客舍見永嘉一士藏一帖乃唐人硬黃倣右軍書前有金字邠筆云王右軍書長者帖後有宣和王猷樣御寶

真草行墨跡筆意

今售墨迹者或云古人真跡皆筆勢相聯屬後世鴈作者必逐字爲之殊不知此論行草者也若楷書則此說難用古人真跡字畫雖不相連而意相聯屬觀其意可也若泥真說誤矣

古人用墨

古人晨起必濃磨墨汁蒲研池中以供一日之用用不盡則棄去來早再作故研池必大而深其真草篆隸皆用濃墨至行草過筆處雖如絲髮其墨亦濃近世僞矣傳朋深得古人筆法其他不然也

響榻僞墨迹

以紙加碑上貼於自戶間以游絲筆就明處圈却字
畫填以濃墨謂之響榻然圈隱隱猶存其字亦無精
來易見

真迹難存

世言紙之精者可支千年今去二王才八百餘年而
片紙無存不獨晉人如唐世善書之迹甫三百餘年
亦希如星鳳何也葦古其蓋物之奇異者常聚於富
貴有力之家一經大盜水火則峰郡失之非他物散
落諸處猶有存者桓玄之敗取法書石畫一夕盡焚
所喪幾何哉良可悲也古今紙花印花瓣

淳化閣本

太宗朝援訪古人墨跡令王著論次用棗木板摹刻
十弓于秘閣故時有銀錠紋前有累行目錄者是也
當時用李廷珪墨拓打手楷之不汙手乃親王筆執
使相除并賜一本人間罕得當時每本價已入貫文
至慶曆間禁中火災其板不存今世所見閣帖多乏
精神馬有絳帖以閣本重摹而秘閣反不知絳帖精
神乎則此可以觀也

絳州法帖

絳州法帖二十卷乃潘舜臣用淳化帖重模而參入別帖然此今所見閣帖精之舜臣事力單微而自能鑄石雖井蘭階砌皆徧刻無餘所以段數最多或有長尺餘者舜臣子死二子析而爲者二長負官錢沒上十弓于絳州絳守重模下十卷足之幼者復重摹上十卷亦足成一部於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精火石並不存金虜百年之間重模至再慶元間于官守長沙寧見舊宰執家有南渡初親自北方攜得舜臣元初刻本未分拆時二十卷珍藏非得二千緡官陌不宜與人乃北紙北墨精神煥發視金虜所模者天淵矣

潭帖

淳化閣帖旣頒行潭州卽模刻二本謂之潭帖子嘗見其初本當與舊絳帖寫行至慶曆八年石已殘缺求州僧希白重模東坡猶嘉其晋人風度見炎虜騎至長沙守城者以爲砲石無一存者紹興 第三次重模夫真達矣

臨江帖

劉次莊模閣帖臨江用工頗精緻且石堅至今不曾重模獨二卷畧殘缺然拓本既多頗失鋒芒今若得初本鋒芒未失者當在舊絳帖之次之上然其釋文間有訛處

蔡州帖

上蔡臨模絳帖上十卷雖比舊絳帖少下十卷而迥出臨江長沙之上予嘗見於長沙兩府劉轅家

武岡帖

武岡軍重拳摹絳帖二十卷殊失直且石堅易失精神後有武臣守郡嫌其字不精未令匠者卽舊畫再刻謂之洗碑遂愈不可觀其釋文在外繆然武岡紙類北紙今東南所見絳帖多武岡初本耳驗其殘缺處自可見

武陵帖

武陵帖亦二十卷雜取諸帖重摹而參以人間未見者其間唯右軍小字黃庭最妙他帖所無也

彭州帖

彭州帖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色類北紙人多以爲北帖

元祐祕閣續帖

元祐中奉旨以淳化閣帖之外續所得其迹刻續法帖元本在禁中後過太清樓今會稽重摹本迹不減古絳帖也

又名太清樓帖

淳化祕閣帖板雖禁中火災不存而真迹皆藏御府至徽宗朝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迹重刊于太清樓而參入竒迹甚多其中有蘭亭者是也名曰太清樓帖
淳熙祕閣續法帖

高宗聖學天或奎文煥發肆筆成書垂法高世壽皇皇規疊矩宸畫尤妙南朝訪遺書多得晉唐舊迹至淳熙間奉旨以御府珍儲摹勒入石名淳熙祕閣續帖祕書省寶慶火災其石不存

汝州帖

汝州乃王宋輔道摘諸帖中字牽合爲之每卷後有汝州印爲黃伯思所楷繫不直二文今會稽又以汝

帖重開謂之蘭亭帖真實之靡耳

諸郡新刊法帖

朱宣猷公刻賜書堂帖于山陽金鄉首載古鍾器識文絕妙但二王帖詮擇未精今石不存胡龍學世將劉豫章法書種種精妙今已重模後有小字隸書范忠宣公子弟戒者是初本許提舉閑刻二王帖子臨江模勒極精誠少詮擇盧江李氏刻甲秀堂帖前有王顏書多世所未見但斷以本朝名公書頗多大抵今人書當作一等耳曹尚書彥約刻星鳳樓帖于南

康軍雖以衆刻重模而精善不苟並無今人書韓郡王仇胃刻郡王帖所載前代遺跡多有未見者後亦多今朝人書韓跋後入必書省

蘭亭帖

蘭亭帖世以定武本爲冠自薛珣作帥別刻石易去於元石携損天流帶石四字以惑人然元本亦有法可辯鐫損四字一也管弦之盛字上不損處若八字小龜形二也是曰也觀宇宙兩行之間界行最肥直界伸脚十字下出橫闌外三也管弦之盛盛字之力

錐利如鈎四也痛字改筆處不換糊五也興感之由
由字類申列列叙之列其堅如鐵釘此其大畧也然
定武又自有肥瘦二本而錐損者乃瘦本爲真定武
無款何以知之今復州本以真定武本重無模亦錐
損四字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爭辯如聚訟然瘦
本風韻竟勝豈能遙識者之監其瘦本之右宣和間
就薛珣家宣取入禁中龕於睿思殿東辟建炎南渡
宗澤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虜犯維揚不知所在或
云金人以氈毬裹之車載云

樂毅論

世傳二王帖皆以真迹模勒獨樂毅就書冊在其石
在高學士紳家已殘缺至海字後傳屬趙立之處今
重模者後猶有趙立之印子嘉熙庚子自嶺右回至
宜春見元本於一士家用北紙北墨無二字殘缺而
清致道 類蘭亭字形北今世所見重模本幾小一
倍此蓋齊梁間拓本真人聞希世之寶

鍾元常帖

元常力命帖惟北本與潭州本住他無足取

魯顏公帖

顏碑在南方者尚多麻姑壇記吳興石柱誌舊本干祿字妙喜寺記西林顯名皆絕品也

歐陽率更碑

歐陽小字千文在邢州溫彥博墓志在東京九成宮碑仲夏蘭若三帖化度寺碑丹州刺史碑並在北方會稽高續古家有重模化度寺碑咄咄逼真

雁答顯名

此帖有此本有彭州本然北本爲上彭本失真

徐騎省小篆

徐鉉深得古小篆法有篆千文刻石南昌精妙無媿古人今已重模失真

胡南碑

攷希鵠曾爲長沙法祿嘉熙己亥興李
挺祖遊陽華巖題刻尚存

予巡瀟湘歷衡潭永全道五群群並無古刻惟道州有漢緩蠻校尉熊君之碑若浯溪中興頌乃唐中世所立尔亦已石乏工人每因舊迹加洗刻以爲衣食業古愈失真

南岳碑

余嘗見南岳一僧云嶽山多秦漢以來碑在林奔菽
翳間寺僧懼爲官司所擾匿不敢告亦亦不敢迂至
屋下故愈爲霜露剝蝕良可嘆也

僞作王大令帖

山陰僧僞作王大令書保母墓志韓仇曹以其贗作
作殊無一點大令氣象及見東坡所作子由保母墓
志語則僧實僞也

古畫辯

古人遠矣曹不與矣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筆

况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画當以自見者
爲准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實自
欺尔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
花竹翎毛則徐熙黃筌崔順之馬則韓幹伯時牛則
屬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恠則石恪猶大則何
尊師周炤得此數家已爲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
妙迹者價已千金矣何必遠求太古之上耳目之所
不及者哉

李營丘

營丘作山水危峯奮起蔚然天天成喬木倚燈下自成陰軒堯間雅悠然遠眺道路深窈儼然居用墨頗濃而皴散分曉凝坐觀之雲烟忽生澄江萬里神變萬狀予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巖萬壑中范寬 范寬山川渾厚有河翔氣象瑞雪滿山動有千里之遠寒林孤秀挺然自立物態嚴凝儼然三冬自目

趙昌王友

趙昌折枝有工花則含烟帶雨笑臉迎風果則賦形奪真莫辨真偽設色如新年遠不退友乃昌之上足賦彩入昌之室寫生則未逮繼友之後者惟長沙吳澤也

徐熙乃南唐處士腹飽經史所作寒蘆荒草水鳥野鳧自得天趣黃筌則孟濁王畫師目閱富貴所作多奇園花錦真似粉堆而不作圈線孔雀鷓鴣艷麗之禽動心生意二雀

崔白多用古格作花鳥必先作圈線勁利如鐵絲填以衆采逼真所作荷蘆颯然風生順之乃日之孫綽

有祖風所作翎毛獨步天下上有那寶乃順之所作
玉虛殿立屏面流落人間徽廟時已難得之

韓幹 韓與李杜同時所作馬世間見一二長慎上
作街道蘭干不作馬橪並無他物象其神馬駿不可
名狀

伯時 伯時惟作水墨不設色其畫殆無筆迹凡有
筆迹重濁者皆僞作其如人物面相尤妙

厲范二道士

厲歸真范子泯皆異人厲多作寒林而牛則遠觀如

活近視有木工處范多楊柳筆頗嫩而牛亦不及厲
然二家近時所無

孫太古

太古蜀大多用游絲筆作人物而失之軟弱出伯時
下然衣褶宛轉曲畫適於李

石格 恪亦蜀人其畫鬼神竒恠筆畫勁利前無古
人後無作者亦能水墨作蝙蝠小禽之屬筆畫輕盈
而曲畫其妙

何尊師周恪炳

尊師不知何許人炤則熙寧畫院祇應所作猶大何則有士夫氣同則工人態度生動自然二家皆有

直幅橫幅

古畫多直慎至有畫身上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於朱氏父子非古制也

古絹 何北絹經緯一等故無背面江南絹則經粗而烏細有背面唐人畫會用搗熟絹爲之然心是生搗令絲褊不碍筆非如今煮練加漿也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子雪絲僞作者否或用絹包硬物權

成破處然絹本堅易辨也

古畫色墨或淡墨積塵所成自一種古香可愛若僞作者多作黃色而鮮明不塵暗此可辨也

古畫輻

古人多作簪頂輻小重今人所用多用蔗段大而輕古人用棗木降真或烏木象牙他木不用也

米氏畫

米南宮多游江湖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處其初本不能作畫後以目所見日漸摹倣之遂得天趣其作

其墨戲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皆可爲畫二紙不用膠礬不肖於絹上作金所見來或用絹者皆後人僞作米父子不如此

楊補之

臨江楊無咎補之學歐陽率更楷書殆逼真以其年畫勁利故以之作梅下筆便勝花光仲仁補之常遊於臨江城一倡館作折枝梅於梁上矮屋至今往來士夫多往觀之倡以此壯門戶端平問爲偷鬼竊去其壁車馬頓稀今江西人得補之一幅梅價不下百千足又詩筆清新無一點俗氣惜其生不遇蘇黃諸公今人心以作梅目之竟無品顯之者

名畫多無對輻

郭忠恕石格屬歸真范不氏革皆異人人家多設絹素筆研以伺其來而求画然將成必醉之間有得之者不過一幅耳李營丘范寬皆士夫遇其適興則留數筆豈能有對輻哉今人或以孤輻爲慙不足與之言畫矣

桂畫

擇畫之名筆一室止可三四幅觀翫三五日別易名
筆則諸輻咎見風日決不蒸涇又輪次挂之則不久
惹塵埃時一二者則看之不厭然須得謹願子弟
或使令一人細意捲舒出納之日用馬尾或絲拂輕
畫拂面切不可用校拂空中切不可焚沉香降真腦
子有油多烟之香止宜蓬萊箋耳牕牖必油糊一戶
口常垂簾一畫前必設一小按以護之按勿設障畫
之物止宜常以香爐琴研極暑則室中必蒸熱不宜
挂壁大寒於室中漸著少火然如二月天之候挂之
不妨然遇夜必入匣恐凍損

裱皆

畫不能脫落不宜數裱則一損精神此決然者墨迹
亦然

看画

古匣絹脆以手指點之皆能破損一壞則不復可救
又有酒餘汗染食後油膩此皆大戒切須片絃先寫
此說粘窓間以至客方可引客入觀然又多以此
獲罪於貴客者所以人家有法畫多画心可時以自

娛苟以奇品自銜誠賈稠之謀切宜謹之墨迹法帖亦然若古鍾鼎尤脆爛手觸之則糜潰米元章之言如此

辯名画

人物顧盱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飛禽走獸精神晚真山水林泉清潤幽曠盈廬深邃橋狗往來山脚入水源澄明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謹不知名定知妙手

辯謬畫

人物知尸似盃花果類瓶中所挿飛禽走獸但取皮毛山水泉林模糊遮掩屋廬高大不稱橋狗雖作斷形山脚水而水源無來歷凡此數病皆謬筆識

名畫印識

郭熙画於角有小熙字印趙大年小年則有大年某年筆記永年某年筆記蕭照以姓名作石鼓文書佳順之書姓名於葉下易允吉書于石間王晉卿家藏則有寶繪堂方寸印米元章有米氏翰墨米氏審定真迹等印或用團印作中米芾字如蛟形江南李王所藏則有建業文房之印内合同印陳簡齋則有無

住道人印蘇武功家則有許國後裔蘇耆國老等印
東坡則用二寸長形印文曰趙郡蘇軾尚籍吳傳朋
則曰延州吳說私印

名畫靈異

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何尊師作猫則鼠皆
遠避官洞於雪川長興成山寺羅漢壁作損鶴皆走
而復歸吳道子作出水小龍在姑蘇達官家館之則
雲霞生信州懷玉小有名畫羅漢郡中每迎請祈雨
帝有一二身飛寺中

宋復古

宋復古作蕭相八景初未嘗先命名後人自以爲洞
庭秋月等因之今畫人先命名非壬非也

近世画子

近世画子絕無南度初向有趙千里蕭君李唐李迪
李安忠票起吳澤數子今名匠工絕無惟寫形狀畧
無精神士夫皆以爲賤者之事皆不屑爲殊不知胸
中萬卷書因飽前代奇趣又車輒馬足半天下方可
下筆此豈賤者之事哉

盧楞伽

唐盧楞伽筆世人四千見予於道州見所作羅漢千六衣紋真如錢線惟崔白作圈線得緒餘至伯時方不及也

畫無筆迹

畫無筆亦非謂其墨淡模糊而無分賤也正如善書者藏筆鋒如雖畫沙印泥耳書之藏鋒在手執筆沉著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能知名畫無筆迹之說故古人如大令今人如米元章善書必能善畫

必能書其實一事爾

畫家點睛

人物鬼神生動之物全在點睛睛活則有生意宣和畫院工或以漆點睛然非要訣須要先圈定目睛頃以藤黃吏墨於藤黃中以佳墨濃加一點作瞳子然須要參差不齊方成瞳子又不可塊法此妙法也

摹臨

臨者謂以元本置按上於傍設緇素像其笔而作之緣工決不能如此則以有加画上摹臨之墨稍濃則

透汙元本頓失精神若以名畫借人摹臨謂是棄也
就人借而不從尤非明鑒者也米元章託人借名畫
輒模本以還而取其元本人莫能辯此人定非鑒賞
之精也

金碧山水

唐小李將軍始作金碧山水後王晉卿趙大年近趙
千里皆爲之大桓山水初無金碧承墨之分要在心
匠布置如何尔若多用金碧如今生色卷畫之狀而
畧無風韻何取乎水墨其爲病則均耳

畫忌如印

畫忌如印吳道子作衣紋或揮霍如尊菜條正避此
病耳由是知李伯時孫太古專作游絲猶未盡善李
尚時有筆太古則去吳天淵遠矣



調洞邦卷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